

发出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
三儿站在名为“秋种指挥部”的帐篷前，痴迷地望着那片葱郁的玉米。

早晨，三儿刚从篷内的小钢丝床上爬起来，乡长的吉普车便停到了门前。乡长没进门，只对三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三儿便在乡长那几句话的余音里呆了半晌。

明天一早，县领导要来检查秋收进度，你抓紧把那片站着
的玉米搞掉，必要时，可以动用乡农机站的拖拉机。乡长说。

三儿知道，那片唯一还站着的玉米至今还未成熟，它属于“沈
单七号”，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十多天，但玉米个儿大籽
粒饱满，产量高。

三儿还是去找了那片玉米的主人——一个五十多岁，瘦
瘦的汉子，佝偻着腰。

三儿一说明来意，老汉眼里便有浑浊的泪涌落下来。

他还指望这片玉米给俺娃子

定亲哩。这……汉子为难地

垂下了瘦瘦的头。

三儿的心里便酸酸的。三

儿也是一个农民，因为

稿子写得好，才被乡政

府招聘当了报道员，

和正式干部一样使

用。三儿进了乡政

府之后，村里的

人突然都对他客

气起来。连平

里从不用正

眼看他的支

也请他撮

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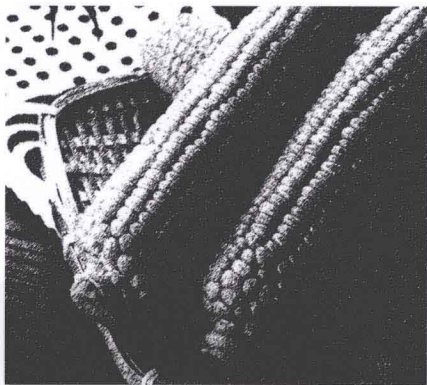
以三儿

珍惜

已在

政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第一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

站在名为“秋种指挥部”的帐篷前，痴迷地望着那片葱郁的玉米。

三儿刚从篷内的小钢丝床上爬起来，乡长的吉普车便停到了。乡长没进门，只对三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便在乡长那几句话的余音里呆了半晌。

一早，县领导要来这里检查秋收进度，你抓紧把那片站着米搞掉，必要时，可以动用乡农航站的拖拉机。乡长说。

知道，那片唯一还站着的玉米至今还未成熟，它属于“沈号”，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十多天，但玉米个儿大籽满，产量高。

还是去找了那片玉米的主人——一个五十多岁，黑汉子，佝偻着腰。

一说明来意，老汉眼里便有浑浊的泪涌落下来。

指望这片玉米给俺娃子

睡，这……汉子为难地

低了瘦瘦的头。

的心里便酸酸的。三

是一个农民，因为

写得好，才被乡政

聘当了报道员。

正式干部一样使

三儿进了乡政

之后，村里的

然都对他客

气来。连平

从不用正

他的支

请他搬

一顿

三儿

借

在

收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第一辑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米的馨香 / 邢庆杰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5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638 - 6

I. ①玉… II. ①邢…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8924 号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王俊琴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2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638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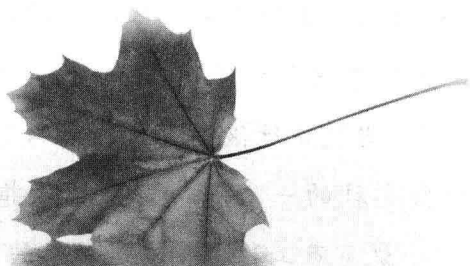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23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债钱	1
大号	4
要账	7
玉米的馨香	10
晚点	12
铺邻	15
飘飞的汇款单	18
《卖油翁》新编	21
苜蓿地的守望者	24
羊汤馆	27
绑架	30
遍地地瓜	34
沉重的父爱	37
吹牛	40
钓鱼记	42
电话里的歌声	45

凤岐画苑	48
喝一斤	51
胡一刀的爱情故事	54
回老家过年	58
救援记	61
考验	64
可疑的钥匙	67
窥视	70
买官记	73
迷局	76
面子	80
母爱的震撼	82
默契	84
匿名者	86
暗访记	89
百年魔咒	92
宝刀	95
爱莲	98
出轨记	101
搭车记	104
噩梦	107
芳邻	110

怀疑	113
静夜	115
老毕	117
老姜之死	119
离婚记	121
美丽的女教师	123
爬行表演	126
抛车记	128
歧视的惩罚	131
签名	134
亲子鉴定	137
情人如梦	140
请你求求我	143
入学记	146
善良的回报	149
神秤	151
生命的消失	153
失衡	155
私了	158
送你一缕阳光	162
送你一枝“爱情鸟”	164
特殊试卷	166

体面	169
天上掉下大馅饼	172
屠蛇记	175
文人老柳	178
文友韩大利	182



债 钱

“债钱”是鲁西北方言，即“订金”的意思，无关欠债，多用于牛、羊、猪等家畜的买卖。

——题记

一大早，桩子就听见院子外的猪在叫，不是个好声儿。桩子就爬起来，三两下套上衣服，出了院子。桩子一出院子就看见胡庄的屠户胡来正蹲在他的猪圈边上，拿土坷垃一下一下地砸那猪，猪便左躲右闪，委屈得直叫。所有的猪见了屠户胡来都害怕，他身上带着一股血腥的杀气，猪见过他之后，会三天不吃食，把肚子空得瘪瘪的，过磅时便让他捡了个便宜，少付很多钱。

桩子一看胡来在整自己的猪，就不高兴了，就问，胡来，你惹它干啥？

胡来站起来，围着猪圈转了一个圈儿说，你这猪，该出圈了。

桩子一听胡来想买自个的猪，就高兴了，就问，你给多少钱呀？

胡来倒背着手，围着猪圈转了一圈又一圈。桩子便说，你倒背着个手干啥，你又不是个村长。

胡来说，桩子，看你是个实诚人，就给你按两块五一斤吧。

桩子一听高兴了，桩子知道，昨天后院的二婶刚卖了猪，才卖了两块三一斤哩，他每斤多卖了二毛钱，这二百多斤下来，就是四十多块哩。桩子就问，胡来，到家里喝一碗（茶）去？

胡来便说，不了不了，我还得去别处转转，你的猪，我隔上两集来逮。

桩子说，那你留个债钱吧。



胡来说，你不说倒忘了，给你。胡来拿出十块钱，递到了桩子的手里。桩子接了钱，脸上就全是憨憨的笑了。

胡来走了。在旁边清理猪圈的二婶走过来说，桩子你个憨种，你上当了知道不？桩子想二婶是不是看我的猪卖了个好价钱眼红哩？桩子就没言声。二婶说，桩子，这两天猪价像气吹着似的，一天一个价，今天他给你的价算最高了，可要是再过两集，猪价少说也得长到三块钱一斤，到那时他再来逮，你少卖多少钱呢？桩子一愣，但桩子一想，两块五就不少了，要卖五、六百块钱呢。

二婶又说，水涨船高，到那时，猪肉都不知长到啥价了，他用这么低的价买走你的猪，再卖高价肉，你算算，他得赚多少钱哪？这个挨千刀的胡来！

桩子想回家。二婶拦住他说，桩子，二婶可不能眼看着你吃亏，这猪不能卖给他！

桩子笑了笑说，二婶，他都交了债钱了，总不能再反悔吧。二婶说，咳！不就是十块钱么？你还给他不就得了。

桩子拧了拧脖子说，二婶，没这个道理呀！

果然不出二婶的所料，此后的几天，老有屠户来打问桩子的猪，价格给的一天比一天高，还真的给到了三块钱一斤。但桩子长短不卖，屠户便缠着他不放，缠得烦了，桩子便会说，人家是交了债钱的，说啥这猪也不能再卖别人了。再后来的几天，便没人再打他猪的主意了。两集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胡来没有来逮他的猪。二婶已经买了小猪崽放进了圈里。二婶问，桩子，胡来还没来逮你的猪？

桩子说，怪了，他都交了债钱了，咋会不来哩？

二婶说，你还不知道吧，这猪一长价，猪贩子们成车成车地从外地拉来了好多猪，猪价都落到两块三了，他不会来逮了。

桩子说，可他是交了债钱的，他总不能不要债钱了吧？

二婶说，咳，不就是十块钱吗？谁还在乎这点儿钱，你快趁价格还没落到底，赶快找个主卖了吧！

桩子脖子一拧说，他交了债钱的，这猪就是他的了，我可不能坏了老辈子传下的规矩。



二婶叹口气说，你这孩子，等着吃亏吧。

日子流水般过去了。胡来一直没来逮猪。桩子每天都把猪喂得饱饱的，然后就盼着胡来。夏天到了。一天，桩子刚从地里干活回来，就见胡来正在他的猪圈旁边一圈一圈地转哩。桩子就喊，胡来，今儿来逮猪？

胡来说，逮。

桩子说，你交了债钱，我知道你迟早会来逮的。桩子找了几个壮汉帮忙，就把猪逮了。弄到开磨坊的三叔家一过磅，好家伙，四百多斤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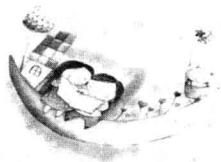
胡来当场给桩子点钱，一千多块哩，点得吐沫飞溅。帮忙的几个人都馋得咽吐沫。

二婶急急地赶来了，二婶说，桩子，这猪不能卖呀！这一阵儿闹猪瘟，猪价都长到两块六了。

桩子说，当时说好了的，两块五，人家都交了债钱的。

胡来说，是呀是呀，这猪早就是我的了，天黑前给我送到家。不由分说，把钱拍到了桩子的手掌里，然后倒背着手走了。

桩子冲胡来的背影喊，胡来，你还真像是个村长哩。二婶说，桩子傻，傻桩子。桩子拧了拧脖子说，我这猪本指望卖个五、六百块的，今儿卖了一千多块，该知足了。



大 号

老三在十岁那年爹娘因病去世。老三无兄弟姐妹，“老三”一称是村人的戏谑，爹为老大娘为老二。

其实，老三本来有大号的，他的大号是村里最有学问的“老学究”给取的，可村里人只对值得尊重的人称呼大号。老三当然没有资格享受被人称呼大号的“待遇”了。久而久之，老三的大号就被人忘记了。

老三的劣迹是从看青开始的。村长可怜他是个孤儿，就安排他专门看青，春天看麦苗，夏天看玉米。老三虽然年龄小，但他却懂得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谋私利。每看见有鸡吃青苗，他就拿着砖头往死里砸，砸死了就提回家煮着吃。久之，他的“砸鸡”技术竟练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到了砖无虚发的境界。那年月庄户人都穷，都视鸡屁股为小银行，自然对老三恨之入骨，但因为他有看青这一“公务”做掩护，也没人敢对他怎么样，因为如果你找他的麻烦，不就是等于承认自己的鸡吃了庄稼吗？所以人们只能加着小心看好自己的鸡。这样一来，老三就好长时间吃不上鸡肉了。老三就整天盼着有鸡来吃青苗。这一天，他终于看见“老学究”的一只鸡到了地边上了，心里便一阵狂喜，盼着那只鸡赶快往地里跑。这时候他也顾不得“老学究”的取名之恩了。但那只鸡却好像很有觉悟，有热爱集体财产的观念，在地边上磨蹭了半天，就是不肯越雷池半步。后来老三实在没耐心等了，就跑过去将鸡赶到地里，然后拿砖头给砸死了。不想，这事正好让“老学究”那壮牛般的二小子看见，就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几天后，“老学究”的柴火垛莫名其妙地失了火，而且老三还不在此失火现场。一家人虽然知道是老三捣的鬼，但苦于没抓住把柄，只能打破



门牙往肚里咽。自此之后，村里再也无人敢惹老三，只是在谈论他时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三个字，称“狗日的老三”，略表愤慨之情。

几年之后，村里就分了地。老三因为多年来只潜心研究“砸鸡”技术，从未摸过锄头把，所以他的地里就光长草不长庄稼。庄户人看重的是庄稼把式，称种不好地的人是懒汉二流子或“无浪混”，因而老三混到三十多仍是懒汉一条。

多年的光棍生活使老三养成了两个毛病。一个毛病是唱荤歌，另一个毛病是蹭酒喝。

老三不务农事，整天围着个村子瞎转悠。看到谁家垒个茅房、猪圈什么的，他便自告奋勇地脱下身上那件四季不换的破夹袄，搭上手就干。干到晌午，他就心安理得地坐在人家家里等着上酒上菜。如果他转悠了一圈仍然找不到蹭酒的差事，他就采取另一条策略。他找到以前曾给干过活的人家，拍拍他给人家垒的墙问，这墙还结实不？意在提醒他曾给人家垒过墙。有这点事做话头，他就坐在人家家里天南海北地胡吹一通，直到人家端上饭，他才咽口唾沫问，有酒吗？喝点。

老三蹭酒喝和唱荤歌是流水作业，逢喝了酒，他就倚里歪斜地在大街上逛荡，碰见大闺女小媳妇就开始唱：“姑娘有块田呀，荒了十八年呀，实行了责任制呀，谁种谁拿钱……”直唱得大闺女小媳妇脸红红的，逃也似的往家跑，老三便得意地“哈哈”大笑。

老三真正臭名昭著是从赵大寡妇身上开始的。赵大寡妇是村里最俊的媳妇，身条儿脸皮儿都没得说。她男人死一年多了，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走路”。老三便整天计划着填补她的空缺。那一天，老三在街上碰见了她，就大着胆子说，嫂子，晚上给俺留个门，俺陪陪你。赵大寡妇膘了他一眼，扔下一句“俺给你留着窗户”就走了。老三想好事心切，没咂摸出话里的滋味，当即冲着她的背影说，窗户也中，俺一准去。

晚上，老三如约而至。他轻轻敲了敲窗户，窗户便“刷”的一声打开了。老三心头一阵狂喜，正想往里爬，一盆水兜头倾泻了下来，把他淋成了落汤鸡。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听一声娇呼“抓贼呀”，七、八个彪形大汉好像从天而降，棍棒齐抡，把老三砸了个半死。



这件事使老三好长时间没敢出门。伤好后，他实在耐不住寂寞，又厚着脸皮游荡到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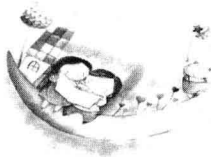
老三刚游荡到街上就发现了一个蹭酒喝的差事。“老学究”的儿子正在扒房，准备扒了旧房盖新房。老三就义无反顾地扒了那件旧夹袄，正想上阵，在旁边搂着孙子坐镇的“老学究”冷冷地说，人手够了！老三抖了一下身子，极尴尬地收住了脚步，讪讪地退到一边。

旧房已经扒下房顶，人们正在放墙。几个汉子拿镢头在墙根处“哐哐”地刨了一阵，然后都转到另一边去推。汉子们叫着号子，一二三！那墙便剧烈地晃动起来，并且幅度越来越大。忽然，从墙顶上“扑啦啦”掉下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麻雀。“老学究”的孙子眼尖，欢叫一声就跑了过去。他刚跑到墙根处，那墙就在汉子们的号子声中倒了下来！“老学究”绝望地惨叫了一声，闭上了眼睛。

“轰！”墙倒了。“老学究”睁开眼睛，见小孙子完好无损地趴在自己怀里，疑是做梦。环顾四周，才发现少了老三。他打了个愣神，随即疯了般扑到墙土上，用两只枯瘦的老手拼命扒起来。

当人们把老三扒出来时，老三已经咽了气。“老学究”热泪盈眶，猛然长哭一声“志远哪——”就扑倒在老三的身上。

人们这才知道老三的大号叫“志远”。



要 账

太阳才一竿子高，柴庄的老柴就骑上他那辆扔到哪里都放心的破车子上路了。临出门，女人拽着车子叮嘱他，回来时别忘了捎瓶“久效磷”，这棉花再不打药就被虫子吃光了。他嘴里应着，不耐烦地推开女人的手，就上了车子。老柴去的村子叫后马屯。后马屯的老马欠老柴五百块钱，已欠了三四年。老柴下决心今天一定把这笔钱要回来。老柴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编织着见了老马后要说的话。老柴是个一说谎就脸红的人，所以老柴决定实话实说，就说娃考上了初中要交学费，就说自个和女人已借遍了村子没借到钱，请老马无论如何发发慈悲把钱还了。想到这里老柴就觉得今天这事很有把握。其实老柴昨天已去了一趟，和老马约好了今天去拿钱，老马也是爽爽快快地答应了的。

七八里路，老柴还没怎么着急赶就到了。老马的家就在村头上，院子是用秫秸围成的，没大门，老柴就熟门熟路地骑了进去。进了院老柴心里就忽悠了一家伙，屋门竟是上了锁的。老柴心里就有些生气，这个老马，咋又打听不住了呢？

天色还早，老柴就支好自行车，坐在北屋的门台上吸烟。老柴想反正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就早晚等着你。老柴一边抽着烟，一边暗暗计算他来这里要钱的次数。第一次来老马说卖了猪后一定还。第二次老马说他的猪半夜让狗日的给绑架了，下来庄稼卖了粮食一定给你。第三次老柴一进门老马就哭了，老马说老柴你今天一定要钱的话就把我的头割下来当猪头卖了吧，我的粮食交了公粮就剩下这点了。说着话老马顺手从屋子角上拎过半口袋麦子……算着算着老柴就记不清来过多少次了。日头暖洋洋地晒在身上，老柴就有些犯困。



老柴刚想迷糊过去，老马急三火四地从外面跑了进来，进门就诈唬，哟！大哥来了！瞧你，怎么不进屋？老柴刚想说你锁着门我怎么进去的话，就见老马抓住锁，咔吧一拽打开了门，老马笑嘻嘻地说咱这锁是糊弄洋鬼子的玩意儿。说着话极热情地把老柴往屋里让。

进了屋，老柴在冲门一把旧椅子上刚坐下，老马就开始问好，问老柴的爹老柴的娘老柴的老婆老柴的孩子都好吗？老柴一叠声地说着好，心想老马这人还是不错的，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可老柴很警惕，及时地收起了那份不好意思，想谈钱的事。他刚张了张嘴，老马便使大劲“咳”了一声，老马说你看这事，怎么忘了给大哥拿烟。就手忙脚乱地拉抽屉开柜子，忙了半天却一根烟也没找到。老柴只好拿出自己的烟，递了一根给老马，老马极恭敬地用双手接过，放在鼻子下面闻了又闻，才小心翼翼地地点着，吝啬地吸了一小口。一根烟抽到半截，老柴刚想说话，老马已先开了口。老马说大哥今天来一定是为那笔钱的事吧。老柴心想这还用说吗，昨天说好了的。老马的脸上顿时愁云密布，老马说刚才我出去就为这事，你猜我去给谁借钱了？老柴说我猜不到。老马说我给狗日的陈虎借钱了。老柴一惊，说你不是和陈虎翻脸了吗？老马说是呀，我实在没了别的法子才进了他家的门，可你猜这狗日的怎么说？老柴摇了摇头。老马一拍大腿说这狗日的说只要我给他跪下磕仨头，五百元立马拿出来。老柴又一惊，问，你磕了吗？老马说你猜呢？老柴说这头万万不能磕。老马说谁说不是呢？可我一寻思大哥您今天来拿钱，不磕头拿什么给您？我就磕了。老柴“忽”地站起来，惊问，你竟真磕了？老马说真磕了。老柴一急竟不知说什么好，围屋子转了个圈说你呀你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老马说大哥你也别瞧不起我，这还不是为了还您的钱。老柴忽然就觉得挺内疚，老柴说，老马，真难为你了。老马说只要能还大哥的钱，磕几个头也没什么，可那狗日的又反悔了，说磕得不响，钱不借了。老柴气急道，他这不是不讲理吗？老马说这狗日的就是不讲理了，我和他讲理，他三拳两脚就把我打了出来，你看看你看看。说着老马就指着脸让老柴看。老柴一看老马的脸上真有一块青紫的伤痕，心越发软了，老柴说，老马兄弟，这全怪大哥，大哥对不起你了。老马听了，竟趴在桌子上呜呜哭了起来。